

浩然文集



● 珍
● 蜜
● 杏

花

珠
月
雨



浩然文集

浩然文集·2·

Haoran Wenji

- 珍 珠
- 蜜 月
- 杏 花 雨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84,000 开本：850×1168 $\frac{1}{2}$ 印张：19 $\frac{1}{2}$ 插页：6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杨立中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50

定价：2.50元



一九六〇年与爱女春水于北京

卷首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三本。

《珍珠》于一九六二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次选编，将《行人》、《傍晚》、《蒲公英》和《风雪》四篇抽下，移至第一卷《新春曲》集中。

《蜜月》于一九六二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这次编选，将《山洞》、《荣荣》两篇抽下，移至第三卷《小河流》集中。它与《珍珠》是姐妹集，因而未按写作年月编排，仍保持第一次结集出版的次序。

《杏花雨》于一九六三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次编选补进当时未收入集子的《队长做媒》。

作者对所有篇章，都做了个别文字的修饰。

17090/35

目 次

卷首说明

珍 珠

车轮飞转·····	3
人强马壮·····	35
珍珠·····	61
婚礼·····	80
写信·····	87
送菜籽·····	97
队长的女儿·····	107
冬暖·····	121
金河水·····	132
半夜敲门·····	149
老树新花·····	157
瑞雪丰年·····	175

蜜 月

晌午·····	191
蜜月·····	210

中秋佳节·····	231
高升一级·····	246
砖·····	267
小树和妈妈·····	276
茁壮的幼苗·····	286
铺满阳光的路上·····	305
县长下乡·····	322
婆媳两代·····	335
铁锁头·····	350
太阳当空照·····	364

杏 花 雨

灵芝草·····	393
喜期·····	407
彩霞·····	422
妻子·····	436
杏花雨·····	446
拜年·····	464
万寿·····	480
队长做媒·····	497
邻居·····	538
正副队长·····	547
红枣林·····	565
抬头见喜·····	581

老两口.....	609
《珍珠》前言.....	612
《蜜月》前言.....	614

珍 珠

车 轮 飞 转

引 子

李竹方有两个特性在队里很出名：一是蔫，二是钻；其实蔫和钻总是拧在一块儿的。论年纪，他只有二十五，这个岁数的人，正是青春年少，血气方刚的时候。打个比方说，就如同野山上生起的一堆火，越烧越旺，把整个山都能烧得一片通红。可是，李竹方例外。他象一个“憋拉气”^①，那旺盛的火焰包藏在腹内，在人不知不觉中，悄悄地散发着烤人的热力。

他长的样子也带蔫劲儿。五短身材，胖乎乎的圆脸，眉毛疏淡，眼睛细小，一天到晚总象沉思遐想似的半垂着上眼皮；走路的时候常常是低着头，倒背着双手；说起话来，轻轻慢慢，嗓门儿沙沙的；正说得有劲，有人插一杠子打断了，他也不急，等你说完了他再说。

打比方，论外形，都不能把李竹方这人说清楚，举个小

^① 农民对一种烧烟煤的大型炉子的俗称。

例子吧。

有一次食堂闹炊具革新，其中一项是搞土自来水。这个办法是从毕都生产队学来的，搞到半截，碰到了难题。人家毕都用的全是铁管子，这东西是当年打开张天佐炮楼得的胜利果实。李家营子半节都没有，派人到处买，到处找，都空着手回来，这项革新只好半途而废。过了好久，有一天早上，人们突然发现一根别致的水管子把厨房和水井接连起来了。代替铁管子的是几根葵花秆子。这东西很粗很长，外边是硬皮，里边是软瓢，用铁条一通，接在一起就成了水管子。

这件事儿在全队轰动，谁也猜不到是哪个人搞的。首先急坏了青年队的记工员刘金香。她最崇拜比她先进的、贡献大的人，这样的好人好事，不立时表扬出去，不赶快打报告请示队委奖励，她心里可过不去；她又是黑板报编写兼广播宣传员，队里的新鲜事儿不快些传播出去，也算没有尽到责任哪！

这个细高个子姑娘，早饭没顾吃，头发也没来得及梳，一手拿着记事本，一手抓着钢笔，满街飞跑。她先推开大木匠的门，笑容满面地问：“大木匠，食堂那水管子是你搞的？”被问得愣头愣脑的大木匠使劲摇摇头。姑娘又来到二铁匠家：“食堂的水管子是你搞的喽？”对方也说不是。技术组长、革新能手、几个回乡生产的中学生、下放干部，连保健员都让她问过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最后刘金香去问党支部书记鞠妈妈。她说：“鞠妈妈，水管子难道是神仙给搞

的？”

鞠妈妈含笑说：“其实神仙就是肯动脑筋的人。我估计可能是李竹方。”

姑娘撇了撇薄嘴唇，心里想：“那个棉花桃脾气的人，能想出这个高明办法？”

想是这样想，她最后还是跑到李竹方家里去了。李竹方正在院子里吭吃吭吃地给小推车打气儿。姑娘进门就问：“食堂那水管子真是你搞的吗？是不是？快说呀！”

李竹方头没抬，只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姑娘笑了：“我觉着就是你，要是别人我早就知道了。搞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对我说一声？”

小伙子依旧没抬头，说：“啥大事？又不是炼钢铸铁，就拿过来一通一接，完了。”

姑娘打开本子，拧开花杆钢笔帽，说：“这事情虽小，可表现了咱们社员的智慧——你快说说，你怎么就想出这个办法？”

李竹方这才晓得对方是来工作的，就放下手里的气筒子，红着脸，厚嘴唇动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我见别人急的那个样子，到处买不到管子，就寻思，为什么总要靠从外边买呢？不能自己想想办法……”

姑娘不礼貌地打断对方的话，合起本子，戴上笔帽，说：“你忙你的吧，说也说不清。我走了。”

当天中午，广播台上响起刘金香那洪亮的、甜甜的声音；黑板报也出现了她的新作。她还在刊头上画了一个人头

像。人们夸赞她画的好，只是说她把李竹方画的太俊了点儿。

再说个例子。这事情发生在前几天，就是秋收刚刚开始的时候。

动镰的头一天晚上开动员会，各个临时运输小车队挑战竞赛。李竹方是第二小车队的小队长。散了会，他摸着黑，把全小队所有的车子都打足气、拴绑好。可是早晨起来，人们急急忙忙抄起车把正要上工，李竹方发现自己车上的麻绳不见了。当时绳子也很缺，这一根还是刘金香到保管员那儿磨了半天，从一个耢子上解下来的。

没有绳子怎么干活？小队的十个人听说，都火了。刘金香急的跳脚。她见李竹方还是不慌不忙，就逼着李竹方说：“你去找找哇。”

李竹方慢吞吞地说：“人家拿去用了，还找得回来？其实，他要急着用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也会解下来先给他。”

刘金香跺着脚说：“不找你使啥？”

李竹方没吭声，走进场房，拿出镢头，吭吃吭吃地刨起场边土坡上的小桑树。刘金香一气，招呼大家出发了。他们到地里还没装上车，李竹方也推着车子赶到。刘金香高兴地问：“找到绳子了？”

李竹方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大家转头一看，李竹方的车子上盘着的不是麻绳，是一团金黄色的桑树根。

李竹方就是这么个人。可是，谁要从这两个例子得结

论，认为这个人，简直火上房都不会着急，那就错了。李竹方也有着急的时候，这几天他正被一件事情给搞得坐卧不安。

上

秋收开始不久，各小车队之间竞赛搞得热火朝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竹方的推车轴挡里出了毛病，一推吱吱响，有时干脆停下不转动。送到公社修配厂里，压了五天还没拿回来，就为这事把他急坏了。

公社党委对这次秋收提的口号是：快收、快运、快打。社员们的干劲很高，就是在快运这个点子上发生了故障。这一带是半山区，大宗的生产运输工具是小推车。自古流传下来的那种车子是木轮木轴，俗名叫“侗车子”，推起来吱吱扭扭象个老太太哼哼似的。公社化那年，“侗车子”滚珠轴承化了，又安上胶皮轮胎，推起来嗖嗖的，象春风吹着柳条响。工具先进了，带来很多的好处，也带来一个小问题，车轮子大小出点毛病就没法修理。过去使的木轮很容易修理，找木匠砸巴砸巴，再不行，扔了，锯块木头换个新的。胶轮车可不同。以前山里边的人只有赶集进城，才见到过这种胶轮，大多数人没有摸过；人们叫它“飞车”，或“半机械化”，意思是很了不起。这上边的大小零件都是济南、青岛，起码是潍坊工厂里造出来的。谁敢修理？公社管委会在居中的郟郟镇设立个修配厂，专管修理本公社缺损的推车。眼下正是农忙季节，车辆使的多，加载重，常出毛病；每个

小队都有几十辆车子，出了毛病一古脑往那里送，修配厂的工人就是日夜打连班，也不能及时把推来的坏车轮都修好。李竹方的小推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压在修配厂的。

其实，这几天李竹方小队还有几辆车也压在修配厂里。只是这些车主们性子急，一天两趟跑去跟工人吵，有的带着干粮坐镇催讨。逼得工人们架不住，就给优先修理了。他们都是得胜而归，庆幸自己手段高明，而后洋洋得意地投入战斗。李竹方不愿跟工人吵，还是两手空空，干瞪眼没办法。眼看大批庄稼成熟，要求更快地收运；种麦高潮就要来了，种麦之前得先突击运粪，多一辆小车推粪，就能多赶出几十亩麦子，李竹方怎么会不急呢？那越来越高的焦灼之火，只不过是藏在心里头罢了。旁观的刘金香可忍不住了。

她怒冲冲，带着埋怨、撩拨的口气怂恿李竹方说：“人家有办法到那儿逼着修，你就死等。啥年啥月能修好？你还不快去催催！”

李竹方没吭气，依然是蔫乎乎地在坡上帮人装车，到场上帮人摊晒庄稼。他就这么耐着性子等了三天。到了第五天，小车还没修来，小伙子真等不住了。这天下午，他想按刘金香的指点，照别人那个样子逼工人给他修好。

他脚步迈的那么冲，矮墩墩的个子一蹶一蹶的；圆形的脸上，淡眉毛紧紧地拧在一起。这一切都表明，他的确要动怒了。

十里路，不到一个钟头他就来到了。他走进工厂，直奔车间，用力拉开玻璃门子。他看见车间里车轮象山似地堆

着，几乎给铁器零件埋起来的工人，挥汗如雨地干着活儿。一个工人正在给五六个满脸火气的社员解释着：

“大家都是这样急，我们也急呀。你看，那边几个同志从天不亮就干起活来，手没停，中午饭还没吃哪。”

李竹方走一路想一路，准备了几句在他想来是最严厉的话，好把车子逼出来。现在，心里一软，都化成温水了——人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干，并没有偷懒，怎么好再逼人家？

那个说话的工人抬头见了李竹方，象是预先知道他要发火似的，抢先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来拿车子？哪队的？”

李竹方回答：“我是李家营子的。”

那人说：“噢，刚才一个姓刘的妇女来问过，这车子还没轮到修。毛病不大，就是钢蛋^①出了点小故障，我们一定快一点给你修……”

李竹方和气地说：“我是来看看，要是修好了，我就拿走；没修好，我再等等。”他说着拉开门走出来。

到了街上，他无目的地转了几个圈，心里空荡荡，不住地翻腾着。他想，又这样空着手回去，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刚才那个工人说毛病不大，毛病不大，就不要给人家添困难了，先对付着推吧。他想到这里，折回工厂，决定要回车子。

李竹方把车子推出郟郟镇就有些后悔了，车轮不转，根本就不能对付使。他蹲下身，翻来复去把车子看个遍，急的他使劲搓着手。最后，忽然有一个念头涌上来：既然工人说

① 钢蛋即滚珠。